

戰時往事·故友故人

阮毅成

四十年前的浙江省政府職員錄

陶怡之（怡）兄，最近送了我一冊民國三十年九月編印的浙江省政府職員錄，為之狂喜。此錄雖印於四十年以前，但一經翻閱，則戰時往事，皆歷歷在目。故友故人，更是躍然紙上。

（壹）

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，我在浙江省蘭谿縣，接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。誠如當時浙江省政府主席朱昭先（家驊）先生對我所說：「中日之戰必不可免，約兄回浙，為桑梓共赴國難。一官半職，對兄又何足輕重。」所以，我到職之後，即從事戰時工作的準備，而民眾組訓，人力動員，物資儲備，防空疏散，遂成為我的主要工作。我一面將專員公署與保安司令部的辦公地址，遷到金華天寧寺。一面赴所屬各縣視察，了解地方情形，宣導戰時動員。我乃第一次到永康縣，住在泰來旅館。館主人為程健樵先生，係當時永康縣商會會長，有極好的酒量。旅館面臨溪流，門前大樹成陰。

七七抗戰開始，浙江省政府即以戰時工作，為施政中心。迨上海八一三之役發生，浙江省隨

即成為最前方的後方。也因浙江省距上海太近，又成為後方的最前方。

十月上旬，浙江省政府主席朱昭先（家驊）先生，在杭州召集軍政會議，曾提出長期抗戰，杭州萬一不守，浙省府宜撤至何處辦公問題。當時軍方人士謂：如外間知省府將有後撤之說，則民心士氣，將受影響，以不談為宜。散會後，朱主席問我意見。我謂：「既曰全面抗戰，浙省境內，恐難有安全地區。紹興距杭州太近，寧波、臨海、溫州均沿海，敵人極易登陸。金華、衢州，有浙贛路可通，麗水僻處浙南，只能在此三地中擇之。而金華地點適中，似可優先考慮。」朱主席謂：「當先密向南京請示。」

十一月五日，日寇在浙江省平湖縣金絲娘橋至金山衛一帶登陸，以拊滬甌我軍之背。嘉興、湖州均失守，杭州告急，浙江省政府決定遷治金華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浙江省政府奉令改組，黃季寬（紹竑）繼任主席。黃於十二月三日，自江西乘浙贛路車到金華，我在車站與之晤面。黃謂金華地處衝要，日後空襲必多，不宜作為省會，須另行覓地再遷。黃於八日在杭州與朱主席辦

理交接，推省政府委員周企虞（象賢）、朱守梅（孔陽）二位，至永康方巖，察看地址。周朱二位認為方巖有天然山洞，可防空襲；且有大小旅館數十家，足敷省府之用，遂決定將浙江省政府自金華再遷至方巖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杭州失陷。民國二十七年元旦，浙省府在方巖開始辦公。其各廳處之位置，大致如左：

(一) 浙江省政府及秘書處，在五峯書院。紀念週及省政府會議，均在山洞中舉行。規模較大之集會，則在程振興旅館前廣場舉行。

(二) 浙江省民政廳，在巖下街新隆興旅館。民國二十九年，遷至巖下街尾紹常公祠。

(三) 浙江省財政廳及省營貿易局，在五峯書院旁山巖中，利用現成房屋。

(四) 浙江省教育廳，在巖下街首程振興旅館。

(五) 浙江省建設廳，由金華直接遷至麗水縣，在方巖設有辦事處。

(六) 浙江省政府社會處，在方巖。

(七) 浙江省政府會計處，在巖下街首，租用民房。

(八) 浙江省動員委員會，在五峯路。

(A) 浙江省糧食管理局，在永康城外。
 (B) 浙江省振濟會，在永康城內。
 另有浙江省保安處，軍管區司令部，浙江省抗日自衛隊總司令部，均留設金華。

其與浙江省政府平行之機關，在永康與方巖者，為：

(一)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，在方巖五峯之旁空地，新建木造二層樓房一座，作為辦公之用。

(二) 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檢察處，在巖下街尾租用民房。

(三) 浙江省臨時省參議會，於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成立，在永康城外之下園朱之朱氏宗祠。

(四) 中央銀行、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、中國農民銀行之浙江分行，及浙江地方銀行，均設於永康城內。

至浙江省政府各廳處之附屬機構，在永康與方巖者，為：

(一) 浙江省民政廳衛生處，醫療防疫大隊，省會衛生事務所，及衛生試驗所在方巖五峯路及世雅。

(二) 浙江省地政局，及土地測量總隊，在民政廳內。

(三) 浙江省警察大隊，在巖下街首。

(四) 浙江省戰時警官講習班，在方巖金剛廟。

(五) 浙江省戰時警察訓練所，在方巖象剎里。

(六) 浙江省地方行政幹部人員講習所，在詩后金品公祠。

(七) 浙江省戰時醫護人員訓練班，在詩后。

(八) 浙江省蠶絲管理委員會，在永康。

(九) 浙江省難民工廠，在芝蔥。

(十) 浙江省立建國小學，在方巖。

(十一) 浙江省民政廳公餘進修會，在巖下街。

(十二) 浙江行政學會，及行政圖書館在詩后。

(十三) 電報局，郵政局，及浙江省電話局均在五峯路。

民國三十年六月，日寇進逼諸暨，方巖受到威脅，浙江省政府暫遷至松陽。八月，敵退，又遷回方巖。此册浙省府職員錄，即係遷回方巖後所印。民國三十一年五月，日寇進犯浙贛路，金華永康均告急，浙江省政府匆促間再遷至松陽。八月，移雲和辦公，以迄抗戰勝利，復員杭州。

浙江省政府在永康方巖辦公，實在時間為四年半，曾在五峯之旁，建有抗戰建國紀念碑一座，每年七月七日，在碑前舉行紀念會。又曾在方巖召開過兩次全省行政會議，一次全省警政會議，一次全省地政會議，均冠蓋雲集，釐定大計。至省政府委員會會議，黨政聯席會議，首都及省會淪陷紀念會，動員月會，紀念週，各種國家紀念會均按時舉行。

(貳)

民國二十七年，我三十四歲。八月一日，奉調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，長駐方巖。其時，省政府委員共為九人，除我外，為委員兼主席黃紹竑（季寬），廣西容縣人，長我十歲。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黃植之（祖培），廣東順德人，長我十一歲。委員兼教育廳廳長許紹楛，浙江臨

海人，長我四歲。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伍展空（延鵬），廣西容縣人，長我十二歲。委員兼秘書長李立民，安徽含山人，長我十四歲。委員兼糧食管理局局長徐聖禪（桴），浙江鎮海人，長我二十三歲。委員兼浙西行署主任賀培心（揚靈），江西永新人，長我二歲。委員兼動員委員會書記長許震寰（幡雲），浙江黃巖人，長我十一歲。故我當時為浙省府委員中之最年輕者。到了四十年後的今天，則其中八人皆已逝世，現存者，已只有我一人了。

民國三十年，正在抗戰艱苦階段。浙省府各機關編制，皆已一再緊縮。同人待遇，也皆各支國難薪。照此册省政府職員錄所載則秘書處分設三室四科，自秘書、科長，以迄科員、事務員、書記，共只有一百二十二二人。民政廳分設二室四科，主管全省的行政區劃、地方自治、吏治、選舉、行政及自治人員的考試、訓練、考績、戶政、兵役、警政、地政、積穀、賑濟、禮俗等，也共只有八十六人，其他廳處多類此。至於待遇，則自省會杭州淪陷以後，省財政極端困難，一律改發國難薪。為：主席每月大洋六十元，廳長五十元，秘書科長四十元，科員以下，自三十元至二十元不等，工友十元。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，物價尚屬穩定，鄉居開支甚省，人人尚可應付。此後物價開始波動，待遇也曾一再調整，終不能使大家足用。於是公務人員生活，乃皆困苦異常。但為了全面抗戰，大家共赴國難，迄無怨言。

從此册職員錄中，也可以看出當時浙省府職員，以青年居多數。尤其是科員與事務員一級

，皆不到三十歲。祕書、科長年事較高，也皆在四十歲與五十歲之間。

在這冊浙江省政府職員錄的後面，附有當時全省各縣縣長的名單，此皆係由我親自遴派，提出省政府委員會通過任命者。他們與我多非素識，其來源有：(一)中央考試分發，(二)本省或他省縣長考試及格，(三)久任各廳處各專員公署，或各縣政府祕書科長、視察具有服務成績，(四)駐軍長官介紹，(五)主席或其他省府委員推荐等等。皆由我平時先與約談，多方考察，認為人地相宜者，方始派用。但如其人以優柔寡斷、刻薄寡恩、輕諾寡信、孤陋寡聞、沉默寡言等（此種人多工心計）五弊著稱者，我皆不愛用。至各縣縣政府的佐理人員的任免，我一概不予干涉，任憑各縣縣長自由選用，只要合乎委任職任用資格即可。其時，主持各種訓練的，多喜從上到下，一條鞭的自立系統。我一再地告誡他們，任何系統皆不可靠，只有督導他們做好工作，才是正途。

從册列的當時的浙江省七十五縣縣長，計安徽籍者十二人，湖南籍者十人，江蘇籍者六人，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、江西籍者各三人，湖北籍者二人，山東籍者一人，共為四十五人，已逾二分之一，其餘皆為浙江籍，可見我當時用人，毫無地域觀念。又，册列各縣縣長年齡，均在三十歲與五十歲之間，正值有為的壯年。大多數均較我當時為年長，其中不乏久歷仕途者，但對我皆能敬從。我對他們，也完全付以信任與愛護，經常親筆與他們互通信件，并勉勵大家要勤、儉與廉潔，共同為抗戰建國大業，作貢獻與犧牲，從來

語不及私。其中有好多位，在戰爭中殉職、被俘，乃至失蹤，却從未有人降敵或附匪。真是與我艱危與共，患難同嘗。我初到台灣，曾遇到百餘位抗戰時期與我一同工作的縣政人員。六十多年來，也凋零了很多。

抗戰，離開現在已逾四十年，少者已壯，壯者已老，老者已死。但這一項我國歷史上終於贏得勝利的空前絕後的抗日戰爭，并不是只靠居高位的少數人的努力，也不只是軍人的流血流汗，乃是由於全國人民地無分南北東西，人無分男女老幼的偉大犧牲。四十年前的浙江省政府同人，能在這偉大的時代與偉大的戰爭中，留下了這一册的姓名記載，誠屬莫大的榮幸。

(叁)

我在方巖，初住派溪，係租用民房。後在麻雀口自建住宅，地當胡公大帝廟之陰，萬盛廟之前。竹籬茅舍，松樹成林。門前有小溪，架一木橋而過，為我平生鄉居最樂之地。民國二十九年農曆七月，三兒誕生於此，名之曰大方，以誌其係在方巖出生也。這一册浙省府職員錄編印之日，他甫滿一週歲。先岳錢逸塵（俸）公自四川東來，曾有詩云：

白髮歸途路八千，泉聲引客到門前。
園林地靜三弓闢，猗猗橋幽一徑懸。
滿院松濤風似雨，四圍山黛月籠烟。
梅花官閣添孫竹，嬌女相扶喜欲顛。

民國三十年，浙江行政學會同人，在方巖詩后設立新羣高級中學，救助戰地及敵後青年，并

在各縣招生，推我任董事長。又設立行政圖書館，徵集志書及家譜，推我兼任館長。詩后原名市後或柿后，我以原名無甚意義，乃為改名。其地臨永康至東陽公路，距世雅與古山均甚近。由世雅至方巖有公路，只七公里。詩后有溪流，溪旁有極大之桃花林，幾達數千株。我在溪中，置小舟，做西湖瓜皮小艇式。春分日，值桃花盛開，雲霞燦爛，我在溪旁舉行夕陽會，招待各界來賓及學生家長，并舉行球賽，表演話劇，極一時之盛。曰夕陽者，示日寇之即將沒落也。我并會寫詩記之：

漫將往事話新吾，廿載交深道不孤。
畫筆憑君勤點染，詩懷有客笑狂迂。
山川亂後書千卷，桃李繁時酒一壺。
曲水小舟馬得似，幾番魂夢繞西湖。
選地栽培貴及時，此情難遣俗人知。
滿堤爛漫花爭發，繞屋平安竹滿枝。
草暖沙平爭踴躍，燈紅夜午唱傳奇。
羣英此日多新緒，珍重春風着意吹。
每來詩后樂青春，濟美才華總軼倫。
戶外鳴泉新曲調，堂前歸燕舊詩人。
縱橫棋局閒安子，來去鴻儒笑疊茵。
風景依然佳節近，清明病起一垂綸。
分得韶光一半晴，春風桃李笑相迎。
近臨綠水柔容漿，遠眺青山淡有情。
佳客屐痕枝底合，女兒頰暈夕陽明。
來年花發西湖上，攜酒偕歸緩緩行。

民國七十年四月十七日，寫於丙子病榻之旁。